

# 《胡人驯狮图》：明代中外文化交流的见证

■浙江杭州 李熊熊

图中所示是明代嘉靖年间一只瓷碗的碗壁残片。这块残片虽然不大,但画的内容却很有意义,反映的是明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经典细节。

从瓷片略有残损的画面看,里面有一个人拿着一根棍子,正在与一只动物周旋。这画的是什么人、什么动物呢?细观动物,身躯高大,体态健壮,有着一头浓密的鬃发,显然是一头狮子。那人物似乎普通,但画师着重画出他有一圈络腮胡须,这种画法是在暗示他是一个来自西域的胡人。整个画面应该是在表现胡人调教狮子。

明代永乐、宣德年间,随着郑和几次下西洋,一举打开了东西方文明交往的通道。西方许多新奇之物通过海陆两路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,让中国人大大地开了眼界。其中狮子是从西域进贡而来的重要动物之一。

永乐十三年,撒马儿罕国(今乌兹别克斯坦)首先向中国进贡狮子,其后贡狮络绎不绝。早期进贡而来的狮子,被明代官方当作祥瑞之兽看待。这些狮子能在皇宫里表演节目,让看到的大臣们赞叹不已。他们纷纷写诗作赋,以为是皇帝仁德感动上天,所以才有这种凶猛的动物从万里之外来到中国“玉阶”之



下翩翩起舞的奇观。

实际上,西方的狮子

不可能真的是自愿到东方皇帝面前来跳舞,它们

是被西域当地人驯服之后,带到中国来表演的。驯狮必须在狮子幼小时就开始进行,所以能带动狮子表演节目的只能是胡人,而表演也不像诗文中描述的那样优雅美妙。

明代真实的驯狮表演究竟是怎样的呢?田艺蘅在《留青日札摘抄》中有这样一则记载:

“至嘉靖四十二年(1563)又贡。内兄张子文,时为陕西布政使,亲见之,云:大抵黄色,如金毛狗,而尾长有威。夷人以铁索二条锁之,载以铁笼;命之当堂放阅,则先将大铁桩长可六七尺,钉没地中,方可带索放纵。任其盘旋,不使见犬马之类,恐触其怒也。夷人与之狎习戏舞,偶一犬失逐过前,即狰狞大吼一声,草木屋瓦皆震。此犬仓皇惊仆,不知逃避之所。夷人亦大忙迫,遂收之。官日供一羊,或牛马之肉

数十斤。须百夫扛荷(狮子),且伴送夷人五六十名,甚为居民之害。”

可见,真实的驯狮其实并不神奇,“夷人与之狎习戏舞”只是一种长期训练达到的表演效果而已。

也许是因为驯狮表演中有着某种适度的刺激,明代人十分喜欢观赏狮子起舞的场景。真的驯狮表演难得一见,于是民间节庆活动中出现大量人扮的舞狮演出。这种舞狮演出的流行,正是人们喜欢驯狮表演的一种反映。瓷器上大量的狮纹,也为这种喜欢作了注脚。

狮子能够驯服地跳舞,全靠驯狮胡人的悉心调教。但瓷器上的狮纹,几乎都是只画起舞的狮子,极少有兼画驯狮人的。本文所附瓷片的珍贵之处,就在于把驯狮胡人与狮子画在一起,记录下了明代驯狮真实的一面。

## 从“东方朔偷桃”说起

■江苏南京 胡剑明

近日,笔者从一位瓷友手中,见到一块清光绪年的青花瓷片(见图)。瓷友给我讲述:这叫“东方朔偷桃”,画面表现东方朔从西王母桃园偷桃后疾走之状,人物的胡须和飘曳的衣裾,显示疾走之状态。东方朔肩扛手持偷摘的蟠桃,回首环顾,面露窃喜,其偷桃得手的得意之情,又担心被仙吏发现的微妙心理,被刻画得惟妙惟肖,画面上方祥云缭绕,累累仙桃悬垂枝头……

事实上,我是很了解这个传说的,说的是:汉武帝寿辰之日,宫殿前一只黑鸟从天而降,武帝不知其名。东方朔告诉他,此为西王母的坐骑“青鸾”,王母即将前来为武帝祝寿。果然,顷刻间,西王母携七枚仙桃飘然而至。西王母除自留两枚仙桃外,余五枚献与武帝。帝食后欲留核种植。西王母说,此桃三千年一生结实,中原地薄,种之不生。又指东方朔道:他曾三次偷食我的仙桃。据此,始有“东方朔偷桃”之说。东方朔以长命一万八千岁以上而被奉为寿星。后世帝王寿辰,常用“东方朔偷桃图”庆典,延为百姓也是这样,表达人们普遍祈盼健康长寿的美好愿望。后来也有以此图献寿的,叫“东方朔捧桃图”,其意不言自明。

从艺术题材角度讲,“东方朔偷桃”是中国绘画、文房用品及工艺美术作品的传统题材。东方

朔为汉武帝时人,性格诙谐,擅言辞。传说年幼丧母,由邻居抚养长大。后得一白猿相助上天宫求助,恰好西王母开蟠桃会,他便在瑶池偷吃了仙桃,被守护神捉拿押见西王母,他以滑稽之语申辩,说得西王母不仅免其罪,而且还赐以仙酒仙肴。画面多为白猿背一老者,老者腰系酒葫芦,身背仙桃,或为老者口衔仙桃而逃。

《西游记》中,有这样一段:“行者见了,笑道:‘这个小贼在这里哩!帝君处没有桃子你偷吃!’东方朔朝上进礼,答道:‘老贼,你来这里怎的?我师父没有仙丹你偷吃’。帝君叫道:‘曼倩休乱言,看茶来也。’曼倩原是东方朔的道名,他急入里取茶二杯。”这是孙悟空大闹五庄观之后,去帝君处

求救,碰到东方朔时,两人之间的调侃。

其实,现实中的东方朔是西汉名臣,辞赋家。历史上的东方朔在《史记》和《汉书》中都有记载。他在文学史上留下的名篇《答客难》隐现出他的报国之心。

关于东方朔,民间除了所谓“偷桃”“捧桃”的传说外,还有许多,但总是把他传说成“智圣”。我也一直从各种传说中知道,东方朔在中国历史上是智慧的化身,他还是看破尘世、游戏人生的典范。

还是传说:东方朔毛遂自荐当了汉武帝的太中大夫,却总感觉怀才不遇,他不满汉武帝给他的待遇,声称“用之则为虎,

不用则为鼠”,认为自己委屈了天分。东方朔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,他善于利用自己的大智慧小聪明,总把汉武帝哄得高兴得不得了,也把他看不上的权臣玩弄得不像个人形。在“伴君如伴虎”的朝堂上,东方朔尽情地游刃有余、潇洒人生。

古人说,“小隐隐于野,中隐隐于市,大隐隐于朝”。东方朔被人们称为“大隐”“智圣”,他在朝上,既会正人君子,又会嬉笑怒骂……他当然不是凡胎俗子一个,他死后,据说成了仙,在玉皇大帝的凌霄殿里也是一号智慧种子。

更有人情味的传说是,这位鼎鼎大名的智圣,还是一个绝世情种,尤其是在婚姻观上大大地异于常人。《史记》记载:“取少妇于长安中,好女,率取妇一岁所者即弃去,更取妇。所赐钱财,尽索之于女子。”这段话我们似乎无法细解,但是,按著名学者王立群的解释是,这位东方朔娶妻有三条铁律:“一是专娶长安女子,二是专娶小美女,三是一年一换。皇上赏给他的财物,他全部用来打发旧美女,迎娶新美女。”真是有意思。

其实,中国封建社会的男人即使妻妾成群,旁人也不能说不是。旧人厌倦了,可以放在家里养着,反正不缺口粮,没必要非得离婚。而东方朔不同,他偏要“放爱一条生路”,“一别两宽”,“离”,各自爱干嘛干嘛。看来这个“情场浪子”还真是懂得怜香惜玉呢。



清代粉彩人物笔筒

■安徽望江 宋康年

笔筒,为历代文人雅士在画案书桌上摆放的文玩中必不可少之物,由于其精巧美观,古朴典雅,因此一直为藏家所钟爱。

本文要介绍的这件清代粉彩人物图瓷笔筒(见图),就颇具特色。笔筒呈圆形,圆口沿,玉璧底,通高12厘米,直径11.5厘米。

笔筒腹部所绘是一组以尊师重教为题材的人物画。画面上,一株高大而又古老的松树,枝叶茂,伸出的枝叶仿若一把撑开的大伞覆盖全局。树下有一位老者在—块椭圆形大石板旁端坐着。石板上前端摆放有文房四宝笔墨纸砚,还有笔筒及书籍等物,右侧站立有一位老者似乎在与之对话,左侧有一位中年妇女带着一孩童前来求教于老者,并且那位妇女似乎还带着企盼的满

面微笑,正嘱咐孩童“要好好听从老师的教导,发奋读书”的神态,形象逼真生动,俨然一幅尊师重教、望子成龙的画面,令人印象深刻。

审视整个画面,布局合理,视野旷达通透,体现了创作者的独具匠心。

古往今来,还有很多关于尊师重教的历史典故,一直为世人所传颂,影响广泛的如程门立雪、唐太宗教子尊师、儒家学者魏昭为师熬药尊师重道终成大器等,往往也是历代文学界和艺术界创作的上佳题材。古人尊师重道的精神,被后世传为佳话,令人学习和敬仰,使人追求高尚的道德和树立崇高的信仰。

这件清代粉彩人物画瓷笔筒其独特之处在于,其绘画富有深邃的文化思想内涵,既贴近生活,又寓有尊师重教理念,给人一种亲切而又崇尚之感。

